

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卅七號

據

清·夏日璣校姚明輝輯
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影印

古蒙

蒙

古

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5/693/116



10094012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壹一版

蒙古志

全一册

定價：新台幣四〇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有所權版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弊，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學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學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附圖一函

蒙古志

序言

蒙古地理嚮推張氏蒙古遊牧記最詳博日本參謀本部近撰蒙古地志記完備尤爲善本顧遊牧記獨詳區分沿革而於山川大勢氣候寒燠物產豐裔凡天然人事之關係人生者闕如也蒙古地志大率取材於我國官私著述而以彼國人讀我國書記我國事又不無毫釐之失如舊土爾扈特十旗及中路和碩特三旗已圈入新疆管內彼於區分章已不具載而政體兵制諸章中仍未之刪又如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二旗及阿爾泰河兩岸定邊左副將軍所轄之烏梁海十佐領皆自同治三年界約折入俄國而彼書猶著於篇此其牴牾之尤顯者癸卯春內弟夏君頴荃偕其友吳君播聲譯蒙古地志稿郵來相質嘗爲之釐訂其誤茲復不揣弁陋刺取羣籍編爲是冊體例一依蒙古地志內容殆增其半錄所據諸書如左

嘉慶會典

總理衙門通商約章

齊召南水道提綱

李誠萬山綱目

魏源聖武記

王慶雲熙朝紀政

張穆蒙古遊牧記

何秋濤朔方備乘

馬思哈塞北紀程

余案塞程別記

方觀承從軍雜記

范昭達從西紀略

姚瑩庫倫記

李德喀爾喀風土記

龔柴蒙古考略

鄒沅帆中俄界記

錢恂中俄界約斟注

日本人蒙古地志

胡林翼大清一統輿圖

李兆洛一統輿地全圖

洪鈞中俄交界全圖

日本人俄國經營東方部面全圖

家大人喀爾喀四部圖說

蒙古志目次

卷一

位置

山脈

河流

湖澤

沙漠

氣候

派別

卷二

區分

都會

人種

政體

卷三

宗教

教育

貿易

物產

道路

電綫

會計

風俗

蒙古志卷一

位置

蒙古在十八省之北。地形縱狹橫廣。南盡北緯三十七度。當甘肅省甯夏府中衛縣西南之黃河北岸。北盡北緯五十二度十分。當貝克穆河之北源。南北相距十五度十分。西盡西經三十度二十九分。當齋桑湖之東部。東盡東經十度三十一分。當嫩江會合呼蘭河之點。東西相距四十一度。南界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省。北界俄屬西比里。西界甘肅新疆。東界滿州。面積約一千四百八十四萬一千七百方里。

又有青海蒙古。不連於上所云者。在甘肅四川之西。新疆西藏之東。甘肅新疆之南。四川西藏之北。南盡北緯三十三度。北盡北緯三十七度。東盡西經十四度二十九分。西盡西經二十八度二十九分。南北距四度。東西距十四度。面積約一百十八萬方里。近世

多以英京倫敦爲中線。倫敦距中國京師凡百十六度二十九分。

山脈

蒙古山脈。凡二大幹。一曰崑崙山脈。一曰阿爾泰山脈。崑崙山脈在青海蒙古與西套蒙古內蒙古。阿爾泰山脈在外蒙古與科布多烏梁海。凡青海蒙古與西套蒙古內蒙古之山。皆崑崙之脈也。凡外蒙古與科布多烏梁海之山。皆阿爾泰之脈也。二幹皆起新疆西界之帕米爾高原。而自西向東。其大者於崑崙山脈。爲祁連山阿拉善山陰山興安嶺。於阿爾泰山脈。爲唐努山杭愛山肯特山。

一崑崙山脈

崑崙山。蒙古語曰巴顏哈刺山。西自新疆入青海蒙古。蜿蜒東行。爲烏蘭木淪河。與柴達木河之分盤線。至札陵鄂陵二湖之西。分爲三支。一向東南。縣互於黃河南岸。爲烏哈那哈達。拉母拖羅海。查克喇峨。襍普通克查哈朗拖羅海。而巴顏哈喇。茶哈爾巴顏哈喇。瑪穆基托思。馬查克查達巴罕。巴顏禿呼馬達巴罕。澤巴顏哈拉。瑪穆巴彥哈拉等山嶺。而入四川甘肅境。爲北嶺之正幹。一向正東。盤旋於黃河北岸。爲阿克坦齊欽。

巴爾布哈烏蘭得什馬尼都阿拉克薩拉哈爾濟滂馬車大雪積石等山而大雪山最爲高峻山巔積雪四時不消青海以南此山爲冠一向東北環繞於青海附近爲伊瑪圖拜生圖胡胡色爾格察罕鄂博圖等山而接於祁連是榦諸山和碩特土爾扈特等旗遊牧所在也巴顏哈刺山脈崑崙之中榦也層峯疊嶂高入雲霄然水草極饒畜類孳息且多金銀鑛云

祁連山一曰南山崑崙之北榦也分支於青海蒙古之西而沿邊東行與新疆甘肅爲界自西向東爲阿穆尼厄庫集魯肯歐西喜阿木尼厄岡噶爾等山並大通河東入甘肅凡甘肅之肅州甘州涼州境內諸山皆祁連也山至甘肅古浪縣之南爲分水嶺於此有二水南北分流其南流者爲莊浪水入黃河北流者爲古浪水匯於白海山勢至此折向東南爲松山而接於阿拉善此山之脈橫亘東西殆二千里最高之峯有一萬六千尺著名之河流發源於此山脈者甚夥其在北麓爲坤都倫布隆吉二河在南麓爲黃河支流大通河亦其一也至於細流不遑枚舉山中水草充足畜牧甚便氣候冬

溫夏涼。蓋樂土也。

阿拉善山。一曰賀蘭山。起於松山。北貫長城。並黃河而東北。爲巴克丁。阿坦等山。內蒙古與西套蒙古之界山也。至河套西北。而接於陰山。此山之陰。阿拉善額魯特遊牧所在也。漢人多居其陽。蒙古人名之曰阿拉善。漢人名之曰賀蘭。故山陰山陽異名。實一聲之轉耳。山長千餘里。峯巒蒼翠。崖壁斗絕。巴克丁山爲最高。約一萬一千六百尺。餘達雪線者。於九月下浣。已積雪於山腰。惟山勢峭削。窄狹。廣僅三十六里。不能保持水泉。故鮮河流發源。且生物亦甚少。俄人布拉第挖斯奇氏。謂是山之質。但成白花岡石片。磨石石炭等。故不生草木。惟其西部高於海面七千五百尺處。略有松杉楊柳。是山中有大伽藍三座。蒙古僧住之。而毀於東干之亂。今其遺趾僅存。

陰山亦曰大青山。起自內蒙古境。河套西北。脈向東北。爲狼居胥。色爾騰。翁金朔龍。噶札爾。瓮翁。拜賽古兒。德爾布。虎圖。臥龍。海刺喀等山。繚互內蒙古烏喇特。茂明。安喀爾。喀右翼。四子部落。蘇尼特。阿巴噶。阿巴哈納爾等旗。與內屬蒙古土默特。察哈爾之境。

海喇喀山者。當西喇木倫河源。自海喇喀山而北。接於興安嶺。自海喇喀山而東南。則爲本榦。本榦行於直隸境內。爲蝦蟆大衍。毛金。明安等山。凡直隸境內之蒙古各旗。若克什克騰。若翁牛特。若喀喇沁。若土默特。喀爾喀左翼。若敖漢。若奈曼。皆牧於其北麓。明安山當承德府之東。爲老哈河之源。山脈至此。分支折向東北。爲大凌河源。經喀喇沁。土默特。翁牛特。敖漢。奈曼等旗。至科爾沁左翼。爲法庫山。又東入盛京。其錦州府之醫巫閭山。亦此山脈之尾也。是脈起自河套西北。斜達盛京邊牆。橫亙沙漠之南。延袤長城之北。殆二千餘里。

興安嶺起於海喇喀山。當西喇木倫河之源。脈向東北。行於內蒙古地。爲阿爾噶靈圖。桃圖喀拉坎。三因溫都拉馬衣馬哈拉。蘇克蘇魯等山。山之陽。巴林阿魯科爾沁札魯特諸旗之遊牧地也。哈奇爾。郭特爾二河出焉。山之陰。阿巴哈納爾。浩齊特。烏珠穆沁諸旗之遊牧地也。錫林。雞林。呼魯呼爾。賀魯渾等河出焉。諸河東西分流。瀦爲湖泊。又有細流數道。或湮沒沙地。山脈當蘇克蘇魯山。有支脈焉。其在哈奇爾河與郭特爾河

間者爲奇爾巴爾山。爲特里野山。在郭特爾河與陶爾河間者。爲約孫海拉蘇山。爲翁
袞山。皆東南行。科爾沁部高原在焉。本榦又自蘇克蘇魯北行。爲烏哈納。巴彥和碩。胡
蘇台。索岳爾濟等山。索岳爾濟山。聳立滿州蒙古之間。陶爾河源所發也。嫩江西岸支
流。多發源於山之陽。鄂爾呼河。喀爾喀河。則發源於山之陰。滿蒙之間。一高峯也。又自
索岳爾濟北行。而入於黑龍江省。環繞嫩江流域。凡黑龍江境內諸山。莫非興安支峯。

二阿爾泰山脈

阿爾泰山。西自新疆入科布多。額爾齊斯河出焉。折而北。蟠伊克阿拉克泊。與烏布薩
泊之西。介額爾齊斯河與貝克穆河間。沿中俄邊界。而入於俄屬西比里。接薩彥山脈。
延袤甚長。支脈甚衆。高約六千尺至八千尺。達雪線者。則在北半。其在伊克阿拉克泊。
與烏布薩泊之西。亦名賽留格木嶺山脈。其在額爾齊斯河與貝克穆河之間。亦名薩
彥山脈。而於烏布薩泊之西北。分支東趨。爲科布多烏梁海之界山。而接於唐努。其烏
布薩泊之西南。亦有支脈向東。爲孫都爾山。喀拉阿集爾漢山。奇勒替思山。皆在伊克